



江北運程卷二十九提綱

江南淮安府

黃河自昔為患

論者謂治河於往代易於近世難而在淮郡則尤難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提綱



論者謂治河於往代易於近世難而在淮郡則尤難

黃河自昔為患

江南淮安府

江北運程卷二十九提綱

江北運程卷二十九

甘泉董恂醞卿甫輯

江南淮安府

黃河自昔爲患

淮安府志歷代河防紀要淮挾五十二湖七十二溪之水千數百里抵淮郡猶是禹行之舊蹟也而河自崑崙蜿蜒萬里捨故道而來匯二瀆相持過郡所部數百里達溟渤焉故郡扼兩河之吭繕治少弛則河潰而北淮潰而東不獨億兆爲魚抑且漕輓爲阻觀夫兩河之在河南山東多用分治之法而淮郡則用合治之法用黃濟運而卽用淮刷黃亦地勢不得不然也宋代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一

光宗紹熙以前言河防者大抵在冀兗濟豫之間與淮郡無涉然不考歷代之變遷則河流之源委不明不考歷代之經畫則後世之折衷鮮當於是融會水學諸書掇其精要著於篇馬疏九川。陂九澤。而江淮河濟謂之四瀆。瀆者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太史公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一行言。山河兩戒。以河濟爲北紀。江淮爲南紀。河從勃碣入海。距淮入海之路甚遠。三代以前言河利害與淮郡無涉焉。春秋時。或妄鑿河爲渠。於是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又起隄防障水。泛他境。以自

利使河屈曲不自由。北播九河。亡其入枝。或曰齊桓公塞河以自廣。或曰冬春消滅。盈涸無常。枝流漸絕。經流獨行。於是禹跡浸壞。河遂起而發大難之端矣。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今天津入海。水經

所稱大河故瀆者是也。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大興卒塞之。武帝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夏復決濮陽瓠子。

東南注鉅野。通淮泗。汜郡十六河之亂。淮濫觴於此矣。自塞宣房後。河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信都。勃海入海。因其自然不塞。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二

帝建始四年。河復決館陶及東郡金隄。灌四郡三十二縣。河隄使者王延世以竹絡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此後世捲婦築隄所自始河平三年。河復決平原。復遣

王延世作治。六月乃成。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跡難以分明。四海之眾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時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

波寬緩而不迫。又曰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黎陽今濬縣東郡魏界。故大隄之內。復有隄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大抵讓之三策。其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中策多穿漕渠於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三

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勢。下策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

費無已。數逢其害。

讓之此言千古傳爲名論。然自明中葉迄本朝百年以來。歷名臣潘季馴靳輔所條奏。

施行。大都不出於固隄束水。用水攻沙。皆出於讓之下策。至其上中二策。則斷斷不可行。何則。所云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若水已大至。則遷徙不及。若水未至而欲民一旦去其祖宗父母之墳墓。使異日沈於水底。於情則不順。於理爲非宜。至云多開漕渠。則河不兩行。支河一開。正流必奪。徒令河益於淤。決潰益甚耳。此蓋古今之異勢。不可行於今日者也。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平原濟南。至千乘入海。

今高苑卽

禹時。漯入海之處。

水經所稱河水者是也。河雖徙自周定王時。而東光

以下至章武入海。猶是徙駭之故道。至是始改從千乘入海。禹迹蕩然矣。後漢永平十二年。因汴流東侵。遣王景修渠築隄。自

滎陽東至千乘海口。景乃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於是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魏晉南北朝之利害。不可得聞。而終唐世絕少河患。見於史者。惟薛平蕭倣二事。雖曰唐土德少河患。又天寶後。河朔竊據。縱有河事。不稟朝廷。然禹功旣壞。河不久輒徙。獨東漢之河垂千歲。而後變。則王景之烈。不可誣也。梁龍德三年。段凝以唐兵漸逼。乃自酸棗決。河東注於鄆。以限唐兵。決口日大。爲曹濮患。塞之復壞。周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命李穀領護。刻期就功。自梁迄周。滑澶鄭衛。河屢告決。宋以後。河患增劇。難悉紀。聊紀其遷徙及羨。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四

溢之大者。太祖建隆間。嘗遣韓重贇曹翰等護役。河之決於直棣鄆滑宋者。先後皆塞。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河大決滑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真宗咸平三年。河決鄆州。浮鉅野。入淮泗。天禧三年。滑州河溢。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尋皆塞。此則河駸駸有奪淮之勢。而宋人不知早圖。方倡爲回河之議。悲夫。先是李垂上導河形勢書。大略欲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間。復西河故瀆。又欲自滑州而北。以漸派爲六渠。導入漳水滹沱易水。以入於海。議格不行。至是垂復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

就岸實土堅處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
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醜爲二渠一逼大
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
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
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如是則北載之高地滑州之水不治
自涸矣議復寢仁宗景祐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遂爲大河經
流慶歷八年河決澶州商胡埽而橫隴流斷皇祐元年河合永
濟渠注乾甯軍今青縣入海是謂北流李仲昌議自商胡河穿六
塔渠入橫隴故道一夕復決嘉祐五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五

遂爲一股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是謂東流二流迭爲開閉神
宗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十年河大決於澶州北流斷絕
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
一合北清河入於海遣使塞之自漢以來河之亂淮者屢矣然
不久卽北去清口至雲梯關獨爲淮水經流耳哲宗元祐初文
彥博吳安持主東流蘇轍范純仁主北流紹聖元年河竟北流
元符二年東流斷絕宋南渡後河入金境宋史謂始自滑臺大
伾兩經汎溢復禹迹之舊一時建議者必欲回復故流竭天下
之力屢塞屢決至南渡後貽其禍於金源氏是也金章宗明昌

五年實宋光宗之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注梁山深紹熙五年分爲

二派一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而汲胙之

流遂絕其去禹迹益遠矣元世祖至元中河決開封十五處其

後河徙出陽武縣南新鄉之流亦絕二十六年會通河成北派

漸微成宗大德二年築決口九十六所塞河之役無歲無之順

帝至正間河決白茅隄又決金隄賈魯建言請疏南河塞北河

十一年命魯興繕凡八月功成歐陽原功撰至正河防記其略曰治

河一也有疏濬塞三者之異灑其流因而導之曰疏去其淤因

而深之曰濬抑其暴因而扼之曰塞而疏濬之別又有四曰生

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其直而鑿之可

就故道故道有高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不壅不涸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河身有廣隘難受水水益悍故以計關之廣難爲岸岸善圯

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墮突則以殺其

怒治隄一也有新築修築補築之異有賸水隄截河隄護岸隄

縷水隄石船隄之等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龍尾攔頭馬頭等

埽其爲埽臺及堆卷牽制纏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

木用礮用繩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

成川豁口者舊嘗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

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派也其浚故道深廣不

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

取勻停也又有龍尾大埽管心索水簾樅種種名色其餘若水

龍蠶椽麥楷鐵又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

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沈船渡

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資兼和買民地爲河併應

用雜物等價通計用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貫有奇魯習知

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觀元所記前原功又稱魯能竭其心

代治河者未有如賈魯之詳且密者也

思知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勞不畏譏評以報君

相知人之明。此實錄。非溢美也。然魯爲會通所窘。河必不可北。其所復者。仍是東南入淮之故道耳。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徑潁壽全入於淮。二十五年。河決陽武。發軍民修築河防。宋濂治河議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常橫潰。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又謂宜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永樂九年。河南浚黃河故道。正統十三年。河徙開封西北。繁澤縣入汴河。至壽州入淮。七月。河又決滎陽。過開封。陳留。自亳入渦口。至懷遠入淮。大抵黃入淮多。由潁。亳壽同出清口入海。非如後來至清口始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七

會也。宏治四年。河決蘭陽。五年。復決金龍等口。又決張秋。命劉大夏作治。一浚孫家渡口。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一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入淮。一由亳州渦河入淮。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最難。既塞之後。築隄三重以護之。又築長隄。荆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東西各三百餘里。起武陟縣。直抵碭沛。名曰太行隄。俾河恆南行。而北派流絕。自是以後。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淮安一郡實當兩河之尾閘。遂爲保障重地。云。正德四年。河決曹縣楊家口。給事中張企程云。清河縣志云。大清河由治東北入於淮。小清河

由治東南入淮。並未載有黃由清河合淮。據土人云。正德以前。黃由老黃河故道入海。緣武宗南幸。挽水行舟。黃始達於清口。於是自汴城下徐州。經邳宿。至桃源三義鎮。入黃家嘴。繞清河縣後。會淮流。經山陽縣界內。至安東下雲梯關。嘉靖初年。二義口淤塞。河流南徙。清河縣前與淮水交會於小清口。此卽今日現行交會之所也。嘉靖六年。黃綰疏言。河患無已。請於兗冀間。

求兩高中低。卽中條北條所交者。浚之使北。至直沽入海。乃免墊沒。至漕河泉源皆發山東。不必資於黃河。若南旺馬腸樊村安山諸湖實諸泉鍾聚之所。宜倍加修浚。胡世甯疏言。河自汴

江北通程

卷二十九

八

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滎澤。經陳頴至壽入淮。一出汴城東祥符。經陳留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甯。至宿遷出。其東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出一自儀封歸德至徐州小浮橋。出一自沛縣南飛雲橋。出一自徐沛中境山北溜溝出。六路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諸道皆塞。僅存沛縣一道。宜因故道開浚。以分其勢。三十二年。黃淮二水沖開草灣河。先是黃河自徐邳至清河會淮。由清江浦遶鉢池山後。至西橋埽灣。經淮安新城北門。由柳浦灣過安東縣前。至雲梯關九十里入海。至是沖開草

灣河在郡治北二十餘里。獨流四十餘里。仍會入大河。自嘉靖五年後。上流屢塞。屢決。中更章拯。盛應期。李緋。戴時宗。朱裳。于湛。胡纘。宗王以旂。詹翰。曾鈞。諸大臣。治弗效。四十四年。始命僉都御史潘季馴。總理河道。季馴請接濬留城舊河。尋以憂去。隆慶三年。河溢決淮安。方信二埧。平地水深丈餘。自清河縣至通濟倉廂。及郡城西北。淤者三十餘里。四年。起潘季馴。總理河道。築塞諸決口。大疏老河。故道八十里。未幾。給事中雒遵。以運船漂沒。劾之。奪職。萬曆元年。又開草灣河。自安東縣後。至金城五港入海。三年。河從崔鎮口北決。六年。復起潘季馴。總理河漕。上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九

經理兩河。疏塞決口。以挽正河。築隄防。以杜潰決。復廂埧。以防外河。建滾水埧。以固隄岸。止澇海口。以免糜費。寢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又上河工事宜。疏議支放。議分督。議責成。議激勸。議優恤。議蠲免。議改折。議息浮言。悉如所請。七年十月。河工告成。凡築土隄。以億計。石隄。以數千計。塞決口。以百計。浚河淤淺。以萬計。插埧之屬。創以數十計。方其初受事也。議論紛起。皆不可行。季馴惟一意塞決。築隄。建減埧。蓋築塞似爲阻水。而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爲益水。而不知力不大。則沙不滌。益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淺返。

正則水東而深。水行河面則見其高。水行河底則見其卑。每歲修防不失。卽此便爲永圖。借水攻沙。以水治水。如此而已。八年

改季馴爲南京兵部尙書。十四年五月。河決范家口。水灌淮城。

全河幾奪。又決天妃埧。福興漸淤。遣科臣常居敬督塞之。范家口離

城十五里。與劉伶臺毘連。東近南灣柳浦灣。西近溝頭。十五年

菊花莊。南近石塘。萬厯間爲黃河險汎。今爲民田矣。四

河決祥符劉獸醫口。十餘處。十六年復以潘季馴總督河道。第

任。條上河工八事。一久任部臣。一責成長令。一禁調官夫。一豫

定工料。一立法增築。一添設隄官。一加幫真土。一接築舊隄。部

議允行。又請罷開復黃河故道及繫支渠合沁衛諸議。又請罷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暨家營支河工。又言黃河與清淮迥異。黃性悍而質濁。先臣張

仲義云。河水一石。六斗泥。以四斗之水。載六斗之泥。非極湍悍

汎溜不可分。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河飽則水溢。水

溢則隄決。隄決則河爲平陸。而民生昏墊。國計梗阻。皆由此矣。

故治河惟有慎守河隄。嚴防沖決。舍此而別興無益之工。卽爲

勞民。別爲無益之費。卽爲傷財。總之在於得人而已。十七年再

上河工告成疏。築石隄七千餘丈。土隄一萬三千丈。榆笆工隄

六千二百餘丈。草埧十四座。石磯嘴三座。挑濬上下河道長一

萬一千餘丈。塞決口一百二十丈。十八年上隄防告成疏。言禹貢

九澤既陂。陂卽隄也。舍隄之外別無所以防河者。遙隄約攔水勢。取其易守也。而遙隄之內復築格隄。慮決水順隄而下。亦可成河。欲其遇格卽止也。縷隄拘束河流。取其衝刷也。而縷隄之內復築月隄。恐縷逼河流難免衝決。欲其遇月卽止也。歲歲修之。歲歲此河也。世世守之。世世此河也。其河防險要最切。淮郡者一歲防清江浦外河。內外相隔僅同一縷。河勢湍急。迎溜掃灣。捲掃護岸名曰雞嘴。冬春幫護深下。密椿用石墜。二瀆交流大折於此。沖決怒號。砌方爲永久。一議守徐家垵。無異西橋。豫備物料巡視。綜理一歲守淮城北岸遙隄。起柳浦灣至於高嶺。城外外捍殊爲喫緊。一歲守桃源馬廠坡橫隄。慮黃漲從此入淮而淮淤。淮漲從此洩出而清口弱。築隄遏之最關緊要。皆屬淮郡境內之河。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防也。又有所謂修守事宜者。一築隄。隄離岸須二三里。切勿逼昂之。取真正老土。高五寸卽夯杵取土。忌傍隄。驗隄用鐵錐筒探之。隄式貴坡忌陡峻。一塞決。隄初決時下埽包裹看守。水稍平卽從兩頭接築。水勢洶涌。頭裏不住卽隄後退數丈。空槽下埽如又不住於上首。築逼水大。垵分水勢射對岸。塞將完。合口最難。用頭細繩粗埽俾上水口闊。下水口收不致滾失。埽以土爲主。埽臺須臥羊坡。便推挽。揪頭繩要緊。扯防下淌。仍覓人入水。一下護根乾埽。凡隄埽灣預下乾埽。衛驗底埽著地方下簽椿。臥柳長柳兼栽。臥柳用核桃大者入地。椿用長壯。一栽柳護隄。二尺餘出地。二三寸柳去隄址二三尺。入地稍深。一栽柳護隄。臥柳長柳兼栽。臥柳用核桃大者入地。密栽俾枝葉禦浪。長柳距隄五六尺。既埽一栽菱葦草子護隄。水兼供埽料。宜冬春之交。栽之時常澆灌。一栽菱葦草子護隄。隄臨水者。隄下密栽蘆葦或菱草。俱掘連根叢株。闊丈許。將來衍茁可禦浪。隄根至面採草子。乘春初密種。雨淋不刷土矣。四防一曰晝防。督守隄人夫每日捲土牛。牛埽聽用。隨刷損卽修補。毋使崩卸。暇則督令取土堆積。隄上若子。

隄然備不

時之需 二曰夜防

黃夜無防未免失事置立五更牌管工官照更挨發各鋪傳遞稽遲卽查究隄岸不

斷人行自

不誤巡守 三曰風防

督隄夫細扎龍尾小掃擺列隄面如風浪大作將埽用繩樁懸繫附隄水面足以護

衛 四曰雨防

督夫役各置斗笠蓑衣遇有大視二守一日官守雨皆穿戴隄面排埽時時巡視

時須添官協守分巡隄三里有鋪鋪夫三十名每夫守隄十八夫宜責夫二名共一段搭窩鋪燈籠夜棲止巡視管河並協守官時督催

二曰民守

鋪有夫三十名豫備添鄉凡此治法詳見

河防一覽大抵季馴以故道必不可失濁流必不可分海口必

不可浚如欲別鑿新河人力能使闊百丈以至二百丈深二丈

以至四丈如故河乎且舊則淤新則不淤乎分流誠能殺勢然

可行於清水之河非所行於黃河也黃流最濁以斗計之沙居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其六非極迅溜必致停滯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

塞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支河一開正河必奪至兩河滔滔東下

迅溜湍激海口果塞所消之水何往耶嘗親往海口閱視寬者

十四五里窄者五六百丈早暮兩潮疏濬者何處駐足若另闢

一口何能深廣如舊故治河要訣不過築隄束水借水攻沙隄

堅而水自不潰沙刷而水自無停斯運道不求通而自通海口

不求浚而自浚二十年季馴屢以老病辭以舒應龍繼治之先

是草灣河通塞不常十七年奪正河十分之七至赤晏廟仍歸

大河居民恃以爲安後河流日漸寬廣反成正河而城北舊日

大流漸就堙塞。二十一年。河決汶上魚臺濟甯鉅野單縣等處。二十三年。總河楊一魁等題准分黃導淮。分黃則於清河之上。黃家埧開河。歷山陽至安東五港灌口。約三百餘里入海。以抑黃強。導淮則於武家墩建牐。引淮水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於高良澗周家橋建減水埧。一由岔河下涇河。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又闢金灣芒稻新渠入江。時一魁反季馴所爲。二十五年。河決黃埧口。河南徙。徐邳復見清泗。二十六年。黃淮交泛。安東水。二十九年。河決蕭家口。三十年。河決蒙牆寺。楊一魁削籍。三十一年。總河曾如春開王家口。王家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三

口在清河對岸。一夕水漲。衝魚臺單縣豐沛間。全河北徙。天啟元年。河決靈璧。淮安霪雨連旬。黃淮暴漲。山陽裏河則決王公祠楊家廟。清江浦磨盤莊謝家墩鳳直二廠。外河則決安樂鄉顏家莊張家窪高堰武家墩。清河則決龍王廟徐家路。水灌淮安新聯二城。小民蟻城而居。城外匯成巨浸。總河陳道亨塞之。三年。山陽外河決乾溝新河等處。淮海道宋統殷築塞。更於清口大王廟分水處建磯嘴。以遏上流之勢。崇禎四年。河決原武封邱。黃淮交漲。河決建義諸口。下灌興化鹽城村落盡漂沒。又決山陽縣新溝口蘇家嘴。五年。又決蘇嘴。建義入射陽湖。黃河

漫漲。淮屬盡淹沒。十五年。賊圍大梁。決朱家寨灌城南入於渦。於是河南一帶流緩。沙停河身淤墊之禍實基於此。近代河道之大概也。論曰。禹之明德遠矣。江淮濟三瀆故道順軌。振古不遷。獨河以人鑿私智。竇渠引潰。防川善崩。而尾閘壅噎。此河之所以披猖而作難也。然猶歷千六百餘年。始改經流。自是陽侯肆虐。遠者數十年。近者數年。羨溢爲災。入海之口。由章武而千乘而乾甯。雖漸遠禹跡。大抵未離乎勃海。於以上應天文。下協地紀。其變猶未甚也。明昌以後。奪濟亂淮。並爲二瀆。騰蹕益烈矣。修防之法。代有幹濟。規求繕治。史冊多可考。然宋以前。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古

利用疏。勝國以後。利用防。河自封邱而東。土疏沙壅。非治隄東水以水攻沙。下淤上潰。不能免也。此河防一覽。後世不得不奉

爲碩畫云。恂按黃河入運。爲患尤切。故山東通志於漕運列防

河保運一則。其敘黃河入衛。河故道。則宋大中祥符四年河決

通利軍。宋通利軍。今河南衛輝府濬縣。

合御河。淳化四年。河決澶州。宋澶州。故城在今直

隸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

東北流入御河。慶曆八年。河決澶州商胡埽

在開州東。北三十里。

東北流與御河爲一。熙寧四年八月。河溢澶州曹村

又於新隄決口下屬恩冀。

宋恩州。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治宋冀州。今直隸冀州治。

灌御河

元豐四年。河決小吳埽。自澶州徐曲口注於御河。并云黃河禹

跡在今陽武北新鄉西南。又東北逕延津。汲縣胙城。胙城縣於雍正五年省入延津。故城在延津北三十五里。至大名府濬縣。濬縣雍正三年改屬河南衛輝府。逕大伾山。

而北。自周定王時。河徙宿胥口。由元城冠縣館陶東北合於漳水。今館陶縣西南六十里。遷隄村南有大河故瀆。自元城縣黃

金隄包兒頭。迤邐北至盤隄。又至孫店及爐里。又至徐家莊入

於衛河。直隸開州北永固鋪有舊河一道。北達於衛。河南武陟

縣東北有蓮花池。在沁河東岸。名木藥店。去衛河百里。明萬曆

中。沁河從此決口。經胙城汲縣入於衛。敘黃河入會通河故道。

則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漢酸棗縣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延津縣北十五里。東潰金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五

隄。五代晉開運元年河決滑州。五代滑州故城今衛輝府滑縣東二十里。侵注曹單

濮鄆諸州之境。五代曹州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西北。五代單州今曹州府單縣治。五代濮州故城在今

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五代鄆州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西北十五里。宋開寶四年河決澶州。

東匯於濮鄆。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東北流。經濮鄆。合北

清河入海。熙寧十年河決澶州曹州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

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合於泗水。一合北清

河入於海。合於濟水。灌郡縣四十五。而濮濟鄆徐尤甚。宋濟州故城在今曹州府

鉅野縣南。宋徐州今江蘇徐州府銅山縣治。元豐五年河決原武埽。溢入陽武溝。刁

馬河歸於梁山灤。宋原武縣陽武縣均卽今縣治。屬河南懷慶府。宣和元年五月大雨

水汴渠將溢。募人決下流。由都城北入五丈河。下通梁山。灤乃

平。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即今縣治。屬衛輝府。邱

即今縣治。屬衛輝府。長垣。北四十里。屬直隸大名府。東

明。金東明縣故城。在今縣南三十里。屬大名府。曹州。州府荷澤縣治。故城在今州東。濮州。故城在今州東。至壽張。金壽張縣故城。

二十里。鄆城。即今縣治。南二十里。屬曹州府。至壽張。金壽張縣故城。

在今泰安府。注梁山。灤分流。南北清河。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

東平州西南。注梁山。灤分流。南北清河。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

原武。即今縣治。屬開封府。黑羊山。由舊曹州。明洪武初。曹州徙尋廢。故此稱舊曹州。今荷澤縣治也。正統十一年。

復置曹州於此。鄆城。即今縣治。屬開封府。兩河口。漫入安山湖。會通河。淤。正統十三年。

河決滎陽。即今縣治。屬開封府。經曹濮。明曹州今荷澤縣治。曹縣今曹縣治。明濮州即今治。直衝張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秋。潰沙灣。東隄。以達於海。宏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

流為二。一經蘭陽。今蘭儀縣治。歸德府商邱縣治。至徐邳。入淮。

明徐州。今徐州府銅山縣治。明邳縣。今徐州府邳州治。一自金龍口。黃陵岡。東經曹濮。入

張秋。運河。五年。河決金龍口。由黃陵岡北趨張秋。絕運河而東。

挾汶水入海。崇禎四年。河決金龍口。趨張秋。國朝順治九年。

河決封邱大王廟。水從長垣趨東昌。壞安平隄。東北入海。為漕

渠梗。康熙六十年。武陟黃沁河決。由開州入濮。范趨張秋。潰東

隄。注大清河入海。并云濟水自乘氏。漢晉乘氏縣故城在今曹州府鉅野縣西南。分

而為二。其一為濟。瀆入於鉅野。濮水出酸棗縣。漢晉北魏酸棗縣故城在今河

南衛輝府延津縣北十五里隋唐酸棗縣故城卽今延津縣治首受河經漢陽漢晉北魏漢陽縣故城在今直

隸大名府開州南宋金元濮陽縣卽今開州治與濟水會入於鉅野同注大清河歸海

則自曹濮以至壽張東阿正濟濮之所經而河流之所貫也今

故瀆雖湮而支渠互見自曹縣入者則爲賈魯河爲濟河爲灤

河爲瓠子河自濮州入者則爲小流河洪河魏河悉屬黃河決

口故道况濟多伏流濮亦時有隱見微涓隱溜皆足以牽大河

之脈而使之東注也至於開州東北歷觀莘以至聊城者又有

古漯河並唐馬頰河本與博平高唐相通而截於運道考其遺

跡皆有受河之上源雖障以古隄實多殘缺儻決河分派歷濮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范而注莘陽勢亦甚易灌入運道難免潰決東岸之虞此亦要

害所關不可慢視者也敘黃河入南運故道則漢元光三年河

決瓠子東南注鉅野漢鉅野縣故城在今鉅野縣南通於淮泗宋太平興國入

年河決滑州之韓村宋滑州故城在今滑縣東二十里汎澶濮曹濟諸州宋濟州故

城在今鉅野縣南東南流至彭城宋彭城縣今徐州府銅山縣治入於淮咸平三年河

決鄆州浮鉅野入淮泗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汎澶濮曹鄆注梁

山灤合清水汴渠南入於淮金明昌五年卽宋光宗之紹熙五年河徙自

陽武而東經曹濮至梁山灤分爲二派南派由南清河合泗入

淮元至正四年五月河決曹州白茅隄元曹州今曹州府荷澤縣治六月又

決金隄。自定陶。

元定陶縣故城在今曹州府定陶縣北四里。

至魚沛。

元魚臺縣。即今縣治。屬濟甯直隸州。

今徐州府沛縣東。

汎州。邑十八。明洪武元年。河決曹州。雙河口。流入魚臺。

明魚臺縣。即今縣治。

正德四年。河決曹縣楊家口。奔流曹單。

豐沛。

明豐縣。即今縣治。

嘉靖六年。河決徐州及曹單城武等縣。楊家口。

梁靖口等處。衝入雞鳴臺。沛北皆爲巨浸。東溢踰漕。入昭陽湖。

運道大阻。八年。河決沛縣飛雲橋北。徙魚臺穀亭舟行牖面。九年。河由單縣侯家林決入場場口。衝穀亭。歷三年。水不下洩。二

十六年。河決曹縣東衝穀亭。運道復淤。二十七年。河決段家口。

分爲六支。俱入運河。至徐州入洪。三十六年。河決原武。

即今縣治。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支

流湮曹縣。決北大隄。由城武金鄉入運。

明城武縣。今曹州府武城縣治。明金鄉縣。今濟甯州金鄉縣治。

甯州金鄉縣治。

四十四年。河決曹縣。自棠林集以下分爲二支。南支繞

沛縣戚山。流入秦溝。北支繞豐縣華山。出飛雲橋。至湖陵城口。

漫入昭陽湖。沽頭留城一帶。運河湮塞。

乃興新河之役。

萬曆四年。河決

魯家口。曹單金魚被淹。三十一年。河決單縣蘇家莊。衝入沛縣

太行隄。灌昭陽湖。入夏鎮。橫衝入運。

乃興新河之役。

四十四年。河決狼

矢溝。水由蛤蟆周柳等湖入沭河。出直口。復與黃會運船進口。

迎溜稱艱。并云水經濟水自乘氏分爲二。其一爲荷水。卽南濟

也。東過昌邑。

漢昌邑縣故城在今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金鄉。

卽今縣治。

東緡。漢東緡縣故城在今金鄉

縣東北
二十里

至方與縣北。漢方與縣故城在今魚臺縣北。

湖陵縣南。

漢湖陵縣故城在今魚臺縣東。

南六

十里。入於泗水。宋乾德中。東疏蒗水。轉漕兵餉。於定陶。故地置

發運務。明洪武初。決曹州雙河口。流入魚臺。命大將軍徐達開

場場口。引水由牛頭河至場場口。出穀亭。以通漕運。永樂中。遣

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場場口。築隄。導河南入淮。以接

運道。後河經屢決。遷變靡常。各志所載。故道自曹郡雙河口分

水東南流。由鉅野嘉祥二縣入濟甯境者。曰牛頭河。由定陶城

武單縣入金鄉境者。曰涑河。曰三家灣河。會入魚臺之場場口

入於舊運。自新河泇河次第開鑿。運道左避。不假分流於黃千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九

里長隄。足以力制湍悍。然而原武以下。曹單以上。書決書溢者。不一而足。脫塞治稍後。瀾漫無涯。雖委之以昭陽湖。未必不汎。隄而東也。以上所紀。皆黃河入運爲患之已事也。並錄其緣起。云尙書之序貢道也。曰。兗浮濟。潒。青。浮。汶。徐。浮。淮。泗。皆達於河。則山東之國。固循河以通運者也。蓋冀州之域。控河上游。逆沂而行。罔非利涉。今則大河屢徙。合於汴淮。國家設都燕京。在渤海碣石之右。運道自南而北。河流自西而東。一縱一橫。脈非同貫。論者謂漕渠水。宜分河之支流。以助灌輸。然而河處高原。經疏壤。性悍易決。質濁易淤。分引微涓。頗資其利。而節宣稍

失則全河奔注。運不能容。勢必衝潰。東隄挾衆流以趨海。即使旋加塞治。而沙停土壅。故道悉湮。是獲利無幾。滋害實多也。卽如衛河本屯氏故道。而泉流匯注。別爲一渠。宋慶厯中。河決商胡北流。與御河爲一。及分二股。河東流。而御河淤澱。運路艱阻。程昉爲河北都監。力浚治之。此河之有害於衛。可徵矣。會通河雖以汶水爲源。而明永樂中。金純分導河流。與會通河合。景泰中。徐有貞開廣濟渠。上沂漕淵。以接河沁之水。則猶借力於河耳。乃一決再決。貽患不休。宏治間。劉大夏始築黃陵岡。以斷其流。而張秋獲甯。則河之有害於會通。可徵矣。濟甯以南。荷泗所會。明初運道在昭陽以西。因與黃通。引流入運。所在有之。自鄆城入者。由牛頭河至魚臺之場場口。自曹州入者。由雙河口至沛縣之飛雲橋。然而遷徙不常。隨處淤澱。甚至魚沛淪爲澤國。無復漕渠之迹。朱衡之開新河。李化龍之開泇河。引避濁流。惟恐不遠。則河之有害於新泇二河。亦可徵矣。方今河不侵漕。往來甚易。似乎無煩顧慮。第河自武陟以下。地勢傾於東北。汲胙滑澶之間。皆故瀆之所經也。鼓浪吹濤。駸駸欲赴。所賴以障遏之者。止此一綫之長隄耳。蟻孔偶漏。決溢隨之。左右奔趨。悉爲漕梗。夫曹單二隄。猶在邦域之中也。河南之武陟。滎澤。原武。陽

武封邱祥符陳留蘭陽儀封直隸之長垣東明工多險要地屬殊疆我之畏津藉彼捍禦而曰恃以無恐不亦難乎稍有不虞方以我二東爲壑也雍正七年

詔設河東河道總督兼綜兗豫專事修防

睿治如神經籌備至庶幾共慶安瀾焉然而未雨綢繆不敢不凜謹博

稽往籍備述如左俾溯流者有所考鏡則亦保運之一助也顧

一柔山居贅論大河之流自漢至今遷移變易不可勝記然孟

津以西則禹迹具存以海爲壑則千古不易也自孟津而東由

北道以趨於海則澶滑其必出之途由南道以趨於海則曹單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三

其必經之地衝澶滑必由陽武之北而出汲縣胙城之間衝曹

單必由陽武之南而出封邱蘭陽之下此河變之託始也由澶

滑而極之或出大名歷邢冀道滄瀛以入海或歷濮范趨博濟

從濱棣以入海由曹單而極之或溢鉅野浮濟鄆謂濟甯東平挾汶

濟以入海或經豐沛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其究竟也要以

北不出漳衛南不出長淮中間數百里皆其縱橫糜爛之區矣

四書釋地續禹於帝堯八十載癸亥告成功河自右碣石入於

海碣石山名在今永平府昌黎縣後一千六百七十六年爲周

定王五年己未周譜曰河徙水經注云河徙故瀆並不言所在

唯漢地理志魏郡鄴縣下注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此河入海之一變也。鄴縣在今彰德府臨漳縣西。逮漢武帝元封二年壬申。旣塞宣房。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前。此四十一年間。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章武城在今河間府鹽山縣西北。此河入海又一變也。宋史河渠志。神宗熙寧十年丁巳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北清河濟水故道。南清河卽今泗水。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是此又一變矣。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全河入於淮。而故道遂淤。雖永樂九年辛卯復疏入故道。而正統十三年戊辰終合并於淮。爲河入海之一變。於是天壤間所謂四瀆者。僅有二瀆耳。殆氣運使然。恐亦非人力之所能爲矣。禹貢錐指。河自禹告成之後。下迄元明。凡五大變。而暫決復塞者不與焉。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經所稱大河故瀆者是也。二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平原。濟南至於千乘。後漢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水經所稱河水者是也。三宋仁宗時。商胡決河。分爲二派。北流合永濟渠。至乾甯軍今青入海。東

流合馬頰河至無棣縣今海豐入海二流迭爲開閉宋史河渠志

所載者是也四金章宗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故隄一由北清河

即大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是也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

出陽武縣南新鄉之流絕二十六年會通河成北派漸微及明

宏治中築斷黃陵岡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蓋自大佐以

東古兗青徐揚四州之域皆爲其縱橫糜爛之區宋金以來爲

害彌甚顧炎武日知錄河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

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於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

能容廟堂之議既視其奪以爲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以爲利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三

不獨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氣運未必不有關也

論者謂治河於往代易於近世難而在淮郡則尤難

淮安府志 國朝河防紀要宋元以前黃淮兩河利於分而合

則其變滋大勝國以後黃淮利於合而分則非人力所能且其

勢有所不可何則 國朝踵明制定鼎燕京漕挽東南數百萬

粟勢不得不資黃濟運則黃不可使之北不得不用淮刷黃則

淮又不可使之東故治淮所以治黃治黃淮卽所以治運而淮

郡實爲其扼束故治河之法較之他處其難百倍云順治元年

河復故道自明末寇決汴梁開封以下水緩沙停河身淤墊二

年河決考城流通口。總河楊方興塞之。五年河決蘭陽。七年河決封邱。荊隆口。九年河決封邱朱源寨。全河北徙。又決大王廟口。又決邳州。十一年大王廟決口塞。大王廟逼近荊隆口。自荊隆決後。下流河身淤澱。及大王廟又決。下流益淤。雖河身尙深數丈。然逐漸澱高。向後下流易決。實由於此。十四年河決祥符槐疙疸。是年河南徙。十五年河決山陽之柴溝姚家灣。塞之。十七年塞槐疙疸口。康熙元年河決曹縣之石香爐。又決武陟之大村中牟之黃練集。卽堵塞。四年河決安東之茆良口。六年河決桃源之煙墩。次年堵塞。七年又決桃源之黃家嘴。塞之。又決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五

清河之三義埧。八年河決清河三汊口。九年河決清河縣王家營等處。十年總河王光裕題報安東茆良諸決口就塞。然黃河故道愈淤。雲梯關海口積沙成灘。互二十餘里。河迂迴從東北入海。是年河決桃源之陳家樓七里溝。塞之。又決清河五堡隄。十二年河決桃源新莊口。並王家營。十四年河決徐州潘家堂。宿遷蔡家樓。塞之。河決清河入城。十五年塞桃源新莊口。河決宿遷之白洋河于家岡。又決清河之張家莊王家營。安東之邢家口。二鋪口。山陽之羅家口。夏家口。呂家口。洪家口。竇家口。時高堰亦倒卸三十餘處。高郵江都漕隄共決三百餘丈。是時河

道做壞已極。於是罷總河王光裕。以安徽巡撫靳輔督治之。河決楊家莊。是時河流僅一綫。故道竟成平陸。乃上經理河工事。宜八疏。輔之治河。以爲必當審其全局。將河道運道爲一體。徹首尾而合治之。而後可無弊。運道之阻塞。率由河道之變遷。而河道之變遷。總由議治河者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視他決口。以爲無關運道。不知決口多。則水勢分而流緩。流緩則沙停底。墊而運道因之日梗。原委相關。不容歧視。黃河裏沙而行。水大則流急而沙隨水去。河身深而百川有所歸。水小則流緩而沙隨水停。河底高而旁溢無底止。故黃河之沙。全賴各處清水併力助刷。今河所以日淺者。自順治十六年歸仁隄決。睢湖水悉由決口侵淮。不入黃刷沙。致黃從小河口白洋河逆灌沙淤。至康熙六七年黃淮并漲。黃漲而王家營邢家口二鋪口等處衝潰矣。淮漲而古溝翟埧等處衝潰矣。黃水由決口四漫者多。而由雲梯關外入海者少。淮水由高寶湖射運河淹七州縣田者多。而赴清口會黃者少。河淮俱分洩。以致流緩沙停。海口墊淤。迨康熙十五年。清口身高。淮水並力東激。又決口數十處。而涓滴不出清口。黃水衝決各口。復灌入爛泥淺。合淮水奔清水潭。黃河淤。淮河亦淤。不大爲修治。不特洪澤漸成陸城。將南而運。

河東而清江浦以下淤沙日甚而黃無去路河南山東二省有
淪胥沈溺之憂。修舉情形有必當師古有必當酌今者。遂請發
帑二百五十餘萬兩。先於清江浦以下。厯雲梯關至海口一帶
河身兩旁。各挑引河一道。以待衝刷。合爲一河。卽以所浚之土
築隄九萬五千四百丈。又於雲梯關外築隄二萬八千八百丈。
以東水。又用鐵埽帚等器。加浚河身。并浚海口。以導黃入海。下
流旣疏。遂塞山陽縣及清安二縣決口九處。張家莊王家營邢
家口二鋪口羅家
口夏家口呂家口。清河王家營張家莊宿
遷朱家營温州廟攔馬
洪家口竇家口。河歸仁隄桃源古城安東茆良口徐州毛城鋪
大谷山邳州萬家莊馬莊集等處以宣洩異漲築清河以上至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美

徐州四百里遙隄。十九年黃淮並漲。率賴下流疏濬。隄防鞏固。
不爲大患。二十年塞楊家莊決口。二十一年河決宿遷之徐家
灣。塞之又決宿遷蕭家渡。大修兩河千里。隄工告竣。有藩司崔
維雅著河防書疏論靳輔之非。

召輔陛見輔廷辨雅語塞

上臚輔議令卒功。二十二年上加修善後工程疏。是年塞蕭家渡口。全

河歸故道。十月

聖祖仁皇帝南巡閩工遣官致祭河神賜輔

御製詩一首并奉有河道已成宜用心善後事宜之

旨。二十六年輔罷任。三十一年復以靳輔總督河道疏陳兩河善後之

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尋以病求罷。按靳文襄公行水之法。治碁

廣矣備矣。謹錄其梗槩而彙括之。一曰開浚引河。引河之用有

水以濟運也。蓋河當極敞之後。黃流悉從各決口旁注。其正流

一綫曾不足以方舟。則不得不鑿之使寬。而後運艘可浮也。一

則曰豫浚以迎溜也。河身既積為平陸矣。而土有磽坳之不一。齊

春又懼將來黃流歸故之口。或激而他潰。或復而滄淤也。故必

相度形勢。預開一渠以迎之。務令水至歸渠。成其湍迅之勢。則

刷沙有力。而亦無歧出之他虞矣。一則曰挽險以保隄也。河性

猛烈。其順流而下也。則藉其猛以刷沙。而河受其益。其橫突而

衝也。則挾其猛以觸岸。而隄受其傷。方其倏左倏右。衝突激射

之時。被衝之隄危於纍卵。是宜酌左右之中。急開一渠。一面將

衝突之處。迅行埽堵。一面挽所衝之溜頭。引入中流。以奪其勢

而後彼隄可保。故曰其用有三也。但三者之用。雖有不同。然度

上下高卑之數。以定挑空之淺深。驗土性淤鬆之殊。以酌渠路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三

之去取。凡此皆屬利導之一。曰浚築雲梯關。關在清口之下。二

要則又勢異而理同者也。一曰浚築雲梯關。關在清口之下。二

此關以出海口者也。前此海口壅積治之者。莫不議挑浚矣。特

未察所以壅積之故。率因關外之土原屬坪廠漫灘。以放出關

之水。亦隨地散漫。散漫則流緩。流緩則沙停。是以如是其壅積

耳。公既悉其故。因念水不歸一。則力不厚。力不厚則溜不急。溜

不急則沙必停。欲救其弊。非築隄束水不可。如是則築土隄。凡

一萬八千餘丈。夫然後水就束於隄內。一往急溜刷沙有办海

口停積之弊去。一曰堵築決口。康熙十六年以前。黃河兩岸決

而尾閘始通矣。一曰堵築決口。康熙十六年以前。黃河兩岸決

等處決口七十一處。前此率旋堵旋旋。或堵東決西。為患公乃

以水平法測地形之高卑。衝水勢之順逆。相機下埽。凡埽之大

小邊幫底套丁順之制。以及物料之輕重堅脆。無不精晰。畢當

故費不靡。而工克濟焉。其在南運河者。自堵高堰。清水潭。後餘

者固已漸次浚築矣。其在黃河者。決口有大小。則堵塞有難易

人無不以先難後易。應先堵楊莊為說。公則先堵小者。小口堵

畢而後一力以堵楊莊。於是用工既專。而又無小口刷大之患

至於徐灣蕭渡之決人。莫不為公危者。公又謂久淤之河原不

能求通於一旦惟有盡人力以求其必成而已每遇潰決之頃皆安心靜氣以臨之果三堵而後告成焉人無不嘆服其智量也

一曰建減水埧

淮屬三十年以前之黃河廣闊各二三百丈

深如是是以雖有萬餘里之洪濤猝至足以容納而無患也自淤成平陸之後雖竭疏濬之力挽歸故道然欲其驟爲刷深而容納如故理所必無也夫旣不能容而又令有所洩則怒漲奔流者勢必橫衝四潰矣公乃以推測土方之法移而推測水中之水又必須留以滌汰而後可冀其日刷則其間應留應洩之數又不可不斟酌至當也公爲之審度地宜於黃河兩岸建減水埧埧十餘座且酌定高卑之數旣可以洩所應洩又可以留所應留是以上游奔起之水一及埧埧則卽可洩其餘湜而不至於衝崩其正流之在槽者未及埧埧則仍有所蓄使其力可刷沙而不至於緩弱夫然後隄工旣可保固而一曰堅築隄河身又可日深是乃拯極敝而求變通之一法也

工河之有隄也舊矣然堅則難摧取則易變故公之督築也必令選擇淤土每覆土一尺卽夯碾三回築畢用鐵鎚杵孔沃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庚

以水水不滲漏爲度然亦有純淤土而水漏者則其土必太堅鎚不易入且土必龜坼爲驗不一律繩也臨水之面坡必坦而坡面必令蓄茸草以蓋之蓋以草能柔水性而坦坡又可免風浪之擊也然值不稱則工易偷故取土有遠近而遠者則有增焉又土方之數有堅實鬆浮之辨浮者每下土一方堆成上土一方相去無幾實者下土一方僅築上土七分故堅實者亦有增焉且遇冬時或挑土於水中而以河土築隄也慮夫之寒則體有皮禪皮禪之具噉有火酒薑漿之助遇暑慮穢蒸而易病也則廣備萬應靈砂玉樞等丹藥以濟之是以投醪挾一曰續之感役數千萬人無不甘心者而隄工用以益堅云

改增官守

先是河官之制設分司四員以部郎領其事三年一

格滯而未決且以其年之有限也往往履任之初多乖迕及車輕路熟則又以瓜期去人多嗟惜焉公德是疏請撤部郎而權歸郡丞且令監司統轄之丞之於郡邑也呼吸爲一氣事易集且遂其諂諛者以名聞及受事緝其歲月責其成功夫是以吏習民安而政克舉焉至於大工繁庀一時并舉爲尤劇公又題設監理分管諸員畫疆別務以任之俾各治所事各展所長日

課其殿最布公信而行黜陟於俄頃故羣心悅一曰設立河營服效忠者衆蓋功之成也其又有鼓舞之神乎舊制沿河隄岸皆額設河夫以供修防之役然率張虛數臨時倚應故名存實亡而工因以廢也公欲立綜覈之法專責成考功補有報逐日力作有程而虛實無遁情且營以守備領之遞為千把總凡官若兵與郡丞河衛佐雜各文職皆畫疆而守無冒無濫而責成以專厥則陟否則黜而功過以明人無不鼓舞盡力者且揆時度務東工劇則調西營協應之呼應既靈而緩急有濟其於畚鍤也較額夫之舊制有實益云三十九年以兩江總督張鵬翮總督河道疏言一總河之責任宜專一

河工隨帶之人員宜撤一部臣之不宜掣肘先是河臣董安國創築攔黃埧另闢馬家港口致入海之路涓涓細流上流易潰於是稟奉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五

指授方畧盡拆攔黃埧以通海口加築挑水埧開陶莊引河以導黃汛北行加築隄岸以固隄防塞時家馬頭以杜黃水旁溢開王家營減埧挑鹽河以洩清黃異漲空咸字等引河逢灣取直以分水勢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閱視河工

諭吏工二部黃淮兩河關係運道民生最為重要朕念治河國家大事夙夜靡懷未嘗少釋披圖咨衆雖已悉其源流顧水勢變遷不常必真知洞悉方可實見施行是以不憚勤勞屢親巡閱察其險易之形勢審其疏導之機宜緩急次第具有成畫至於簡命河臣倚任甚切

凡所屬官吏皆聽選用。大修工程。費以數百萬計。歲修帑金。亦以數十萬計。乃康熙三十七年。黃淮並漲。總河董安國不堅築隄堰。疏通海口。因而河身墊高。溢出河岸。以致倒灌洪澤湖口。湖水從六埧旁洩。由運河入下河。淹沒民田。於是罷董安國。以于成龍代之。朕隨授以治河方畧。詳加指示。三十八年。親往閩河。駐蹕清口。河干。又面諭于成龍。清口宜築挑水埧。挑黃水使趨北岸。方可免黃水倒灌之患。隨指定其地。再三申命。于成龍不遵朕旨。致無成功。及用張鵬翮爲河道總督。面諭云。頭以發帑數百萬。令大臣官員往高堰築隄。閉六埧。使逼洪澤湖水暢出清口。而清口築挑水埧。尤爲緊要。此埧不築。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三

則黃水頂衝。斷不能使向北岸。湖水不得暢流。張鵬翮遵朕言。埧工築成。黃溜遂直趨陶莊。清水因以直出。疊經伏秋大漲。並無倒灌之事。其浚張福口引河。築歸仁隄。疏人字芒稻涇澗等河。開大進口。皆遵朕旨。一一告竣。今春朕閱河。至桃源。見龍窩等處頂衝危險。命增築挑水埧。此埧工刻日訖事。河勢遂平。中河仲莊牖口。以與清口相對。特命改由楊家莊漕輓安流。商民利濟。曩時黃水泛漲。或與岸平。或漫溢四出。今黃河深通。河岸距水面丈餘。縱遇大漲。亦可無虞矣。張鵬翮所修工程。雖悉經朕裁斷。而在河敷載。殫心宣力。不辭艱瘁。又清潔自持。一應錢糧。俱實用於河工。無纖毫浮耗。朕心深爲喜悅。

所屬大小河員。並皆勉力赴工。共襄河務。亦屬可嘉。自總河以下各官。爾二部卽詳加議敘具奏。

御製河臣箴又

指示建築。煙墩龍窩張家莊九里岡舊龍門半路劉挑水垣六座。恂按

一座。龍窩張家莊一座。九里岡一座。舊龍門二座。半路劉一座。詳行水金鑑桃源廳治河事宜冊。公著有河防

志謹錄修防事宜捲埽下埽法於後。凡應用埽筒捲長十丈八

寬七丈方捲得緊。如遇隄頂狹窄架木平隄名軟埽臺。先將柳

枝捆成埽心拴束充心繩揪頭繩取蘆柴黃亮者繙打小纓繫

埽心上每丈下鋪滾肚麻繩一條不必用麻者用蘆纜又將大

蘆纜二條行繩一條密鋪小纓上鋪草爲筋柳爲骨柳不足用

柴代老均勻鋪平需夫五六十名長十丈者需夫五六百名用

勇健熟諳埽總二名一執旗招呼一鳴鑼鼓衆力牽拉捆捲後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用竿桿鐵堆埽將臨岸將小纓均束於埽埽岸上每丈釘留檝

二根將滾肚繩挽於留檝上每揪頭繩一根亦釘留檝一根看

水勢之緩急定揪頭繩之多寡漸次將埽推入水中將檝頭滾

肚用活扣結留檝上然後慢慢壓土俟埽將次沈下然後下椿

每丈用一尺八寸木一根若水勢湍激頂衝埽灣并合龍黃河

之埽須用大木每丈用料物細數照現行工部則例配用。

內下埽法。凡黃河內埽工有修隄有救險有搶險有新生險修

卑矮者朽爛者須將舊埽清消不妥相機補下層層簽釘大椿

照依大汛漲痕高出數尺一律下成順埽薄敷以土俟墊定方

下丁頭埽若埽未墊實卽下丁頭埽前順埽一有墊陷別埽俱

爲帶動矣其救險工程將有危陷埽尚未去急臨河添壓大埽

長椿靠隄急清舊埽恐爲匯壘填以軟草將兩旁安穩之埽亦
補下大椿勿使走動其搶險因舊埽朽爛或頂衝急溜埽下衝
空舊埽全去水匯崖岸舊隄坍塌或岌岌堪虞搶險工程事有先
後埽有緩急若誤下一埽誤釘一椿反致逆溜衝刷舊隄欲去
不能每致價事須責久慣埽手或熟諳人員令其度量穩妥然
後急爲接下埽箇晝夜搶下舊隄無虞兩旁之埽平穩矣新生

險工每於舊險工上下黃河大溜衝至埽旁舊隄坦坡坍卸急須下埽直至開溜之處而止大率埽料黃河內以柳柴次則枯草椿必長大繩須堅實至於壓土非比清水埽管黃水一入埽中卽泥沙停滯壓土太厚反恐鼓卸俗云下埽無法全憑土壓者乃是言清黃河塞決之法凡黃河初決不必急計裏頭與急水之埽也計堵塞初時水勢洶湧未可與爭

看其出口急溜若有奪淮情形須建挑水壩在得時時上流挑空引河以挽其流運積物料物積矣猶在得時時可堵矣裏頭舊隄務多下邊埽堅固停矣然後逐漸進埽埽不可緩矣恐決口漸深及不可急急恐下埽有失埽欲其大而長捲埽首重於繩纜其揪頭滾心滾肚必須長壯務使繩勝埽莫使埽勝繩埽旣下薄用土壓埽將沈水方釘簽椿再加套埽椿亦必須長大計埽將到底方可再進沈水將次合龍之際須查在工料物必須多積須防合龍後必有一大壩陷凡合龍後復開決者率因壩陷故也合龍時晝夜兼工堵塞遇有毛道過水或椿頂不平或埽手作弊須急爲壓土使其平實於罅隙用稻草紅草塞之務使斷流若涓涓不息漸至壩陷至決口初開不係頂衝出口勢緩去口平散不必急計堵塞久之率多掛口淤墊也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建築挑水埽之法凡黃河迎溜之處宜建挑水埽又名順水又運口每爲黃水急溜直逼下家壓關攔清水不得暢出致運口淤墊陶家莊引河數挑不成仰道

示於運口迤西築挑水埽一座將黃水挑逼北徙清水得以暢出陶莊引河得以成功凡遇險工照式築之裨益非小建築之法埽欲其寬不可甚長須做雁翅邊埽順上流勿使埽頭逆溜離縷隄遠者須接築格隄以防異漲時黃河溢埽後衝頭之虞

聖謨指

挑空引河法挑引河之法審勢貴迎溜而施功宜深開俟水大漲乘機開放則不一全趨勢緩易墊太短則水多遠難挽溜以入新河太淺則水不流趨勢緩易墊太短則水流不舒爲正河所抑河淤流淤寬須六十丈或四十丈即窄亦須十餘丈長須二千丈或千餘丈即短亦須八九百丈方趨溜有勢而成河又不可太直直則平緩而無波瀾湍激之勢久亦漸淤須隨黃河大勢開挑俾河頭迎溜河尾洩水中間灣處急溜衝刷漸次河岸倒卸再於河頭築接水埽埽河尾築順水埽

埽對河築挑水埽幫築隄工法凡河道必築隄束水歸槽以防埽庶引河可成也幫築隄工法旁溢無論創築加幫總以老土

爲佳。但黃河兩岸率多沙土，恐難盡覓。老土須於隄完後務尋老土，蓋頂蓋邊栽種草根，以禦雨淋衝汕。築隄之法，每土六寸行破歧縫處，用夯堅築，新舊隄交界用鐵杵力。雍正元年，築層層夯破期，一律堅實，以簽試不漏爲度。

命齊蘇勒總督河道。是年築桃源縣黃河南岸胡家莊越隄，又建清河

縣河南岸清口東水埧二座。三年，河決朱家口。四年，塞朱家決口。五年，勦築桃源縣河南岸煙墩越隄。築清河縣王家營隄。工幫山陽縣王公隄。工七年，建桃源縣沈家莊埽工。加清河縣石人溝縷隄。楊家莊王家營隄。八年，總河嵇曾筠疏請預備工料，以資修守。十年，築阜甯縣北岸四套月隄。十一年，築山陽縣龔家營月隄。阜甯縣徐家莊月隄。十二年，築安東縣王家馬頭險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三

工。築桃源安東阜甯縣陳家樓王家馬頭辛家蕩等處月隄。淮安府河道水利總說，淮所屬六邑，東西南北廣袤不過七百餘里，而陝西西安甘肅兩省之水，從黃河建瓴而下，山西一省之水，歸沁河入黃河下。河南全省之水，悉歸淮河。

河南志有歸淮圖

入洪

澤湖下。山東汶洸沂沭七十二泉之水，入運河下，而安省廬鳳

靈虹之水，又悉入於洪湖，以七百餘里之地，爲六省水道之尾

閘。而海又緊扼其東，偶一泛溢，上崩騰而下，噎塞民之室廬，田

畝盡在其內。一綫運河，繞城而隄，水高於城，民居在下，積霖怒

濤，喘喘不保。而治河須築隄以束水，治運須閉插以蓄流。遇亢

旱欲啟隄牘以利灌漑。恐妨河而礙運。又旱則清水力弱。黃流淤墊。向所開之支河溝港。盡成平陸。地赤禾焦。蝗蝻蔽野。民生其間。亦綦瘁矣。恭逢

天子仁聖。特簡治河使者。歲發帑數十百萬。修治河防。又頻遣重臣。巡視淮南北。講求水利。飭郡縣。凡有興築。卽動用帑藏。不費民間一錢。誠以淮郡一區。關繫數省運道民生。可不慎與。特是治淮黃止。欲去其害。而各縣之支河溝港。則欲兼資其利。淮黃之治。止在藉清刷黃。有利於運。而水利之隄防宣洩。則須隨地制形。旱潦有備。無害於民。要使淮黃運之水。洩入於支河。自支河以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壽

洩入於溝港。如脈絡之相灌輸。有餘則悉令歸入海。故水利者。分其下海之流。而因以爲利。洩其奔騰之怒。而亦因以去其害。水利與治河。誠相表裏者也。夫水不能禁其不來。惟當導令速去。來路廣而去路隘。必有壅潰之憂。來路節而去路通。方收蓄洩之益。故講水利於淮安。必使治黃治淮治運治海。四者各得其利而無害。然後六邑之民。始安耕鑿之常。稍有不慎。卽以災告。蠲賑廢帑無算。而民終流離。守茲郡者。不亦難乎。山居贅論。自陽武而入封邱。河益東南流。荊隆口直東。則經長垣東明。出曹濮。直趨大清河矣。較之出徐邳合淮泗以入海者。道爲徑易。

夫河行之道宜直不宜紆入海之口宜近不宜遠河之兩岸宜闊而歸流宜深歸流卽俗語所謂落槽也平水則宜置斗門且多置之用王

景更相迴注之意使不得旁洩河未必不可東也後世遙隄之法卽兩岸宜

闢之意縷隄之法卽歸流宜深之意滾雖然大河東則會通河水石垠及格隄之法卽斗門迴注之意

廢會通河不廢則大河不得而東兩者不並立矣此大河所以

屢決而東終抑之使南也與續文獻通考河決之患三代已然

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漢武帝而後則決於瓠子決於館陶分爲

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河始決東郡分流於博州後又決

平原決勃海決信都皆東北出青冀之境以達於海自東漢歷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三

魏晉隋唐以及宋初並鮮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始決大名神

宗熙甯始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灤

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黃河入淮

自茲濫觴矣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洪武二十四年河

決原武故道遂淤至是又決滎陽週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

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自

入海宋中葉後河合於淮以趨海矣此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

大畧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而已我朝河決則慮並防漕

運而關係國計故治河視前代爲尤急日知錄江河淮濟謂之

四瀆今以一淮受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宋以前河自入海尙能爲並河三州縣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泗沂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滯如鉅野梁山數處猶有所分如毛氏赤河之斷雖以元人挑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

明余毅中全河說國家定鼎北燕轉漕吳楚其治河也匪直祛其害而復資其利故較之往代爲最難然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故較之往代亦最利邇歲以來委寄靡專論議滋起於是有以決口爲不必塞而且欲就決爲漕者不知水分勢緩沙停漕淤雖有旁決將焉用之無論沮如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美

難舟田廬咸沼也是索途於冥者也又有以縷隄爲足恃而疑遙隄之無益者不知河挾萬流湍激異甚隄近則逼迫難容隄遠則容蓄寬廣謂縷不必遠是貯解於孟春也又有謂海口淺墊須別鑿一口者不知非海口不能容二瀆乃二瀆失其注海之本體耳使二瀆仍復故流則海口必復故額若人力所開豈能幾舊口萬分之一別鑿之說是穿啣於舊者也又有謂高堰築則泗州溢而欲任淮東注者不知堰築而後淮口通淮口通而後入海順欲拯泗患而菅堰工是求前於却者也他如絕流而挑方舟而濬疏渠以殺流引沍以灌漑襲虛晉之談而惜時宜之歎者紛紛藉藉載道盈廷至於鈞奇之士則又欲舍其舊而新是圖於是有如膠唯三河之說焉不知旣治河而又別治漕是以財委壑也又有與復海運之說焉不知歲用民賦而又歲用民命是以民委壑也嗟嗟謀室於路則三年靡成回車於岐則千里坐失又何惑乎漕幾成陸而民胥爲魚耶然諸爲前議者豈故好是鑿且奇哉總之不達於水可攻水之理耳蓋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滌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今太子少保潘公屢膺河

寄洞昭委源才請精誠並稱絕世爰借故右都御史江公決
策上請事悉具兩河經畧疏中大都盡塞諸決則水力合矣
寬築隄防則衝決杜矣多設減堤則遙隄固矣并隄歸仁則
黃不及泗矣築高堰復牖垣則淮不東注矣隄柳浦藩西橋
則黃不南侵矣修寶應之隄濬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
故自告竣以來河身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深而淮
之合河也急河淮併力以推滌海淤而海口之宣洩二瀆也
急用是河嘗秋漲而涯眇屹然普夏溢而消耗甚速貢賦
舳艫若履枕席轉徙于遺履緣南畝蓋借水攻沙之效已較
然顯白矣若謂水循於分湧於合恐其合而湧也則隄址既
遙而奔騰可恣是寓分於合矣若謂湖不用濬而純用築也
則築堅而水自合水合而河自深是藏濬於築矣若謂胡不
使黃淮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後海
卽大闢蓋河不決固自深得淮羽翼則益深是用淮於河矣
若謂河決爲天數不可以人力壘塞故曰故道難復也然既
塞之後河卽安瀾是全天於人矣若謂胡不創開一渠而拘
拘膠柱爲也則二百年地紀之故道天儲之蓋規本無庸創
而自今復之是兼創於守矣若謂牖垣之復行李稍滯然河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三

渠旣奠而行李益通何便如之是舍速於滯矣記禮者謂其
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治河之事良亦類此是故排河淮非
難而排天下之異議難合河淮非難而合天下之人情難史
遷氏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則曰甚哉人情之爲利害也
故今日之功非當事大臣暨余等諸臣之功皆聖明之功也
蓋知河固難而知知河之人尤難知知河之人固難而任知
河之人尤難語曰千夫輿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
不如一人趨而走也使非聖明之併合河漕而事權歸一望
其何能功繫騏驥之足則難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則難望
其必敵使非聖明寬假便宜不從中制也其何能功蜚蝗
蔽天則農稷不能善稼奔駟曳轍則王造亦廢馳驅使非聖
明之不惑浮言而私撓必黜也其何能功千仞而坡則牧豎
陵其阜數尺而峭則樓季不敢踰使非聖明之嚴懲墮竄而
凜莫可干也其何能功空柯無刃則公輪不能以斷虛驚之
恠則易牙不能以煇使非聖明之破格拆免而大費不吝也
其何能功張鶴以行賞然後人罔不射計程以齊足然後人
罔不奔使非聖明之綜覈明允而微勞必錄也其何能功昔
晉富平津河橋之成武帝謂杜預曰非卿此橋不立預曰非

陛下聖明不成今日之功良亦類此善乎部疏有云其本在明良之相遇其機在賞罰之必行真識體之論哉後之治河者其尙仰體君相任人圖治之心俯警河臣嘔心腐舌之意相與踵而行之期於勿壞勿以事既即安而玩愒勿以功非己出而更張如周郊之有陳畢終始協心如漢法之有蕭曹甯一作頌也斯豈非國家甚盛隆事哉洵按毅中孚字執銅同垂罔極甲戌進士時爲大常卿國朝葉方恆全河備考陵人萬歷甲戌進士時爲大常卿國朝葉方恆全河備考從古治水稱神禹治水首黃河黃河之始以爲肇端非如來禹導之自積石龍門特迺其入中國之始以爲肇端非如後人必追窮河源好博而不適於用也由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爲西河龍門在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竦其流激震禹治其北鑿龍門分殺其勢西因其迴流之性而導之又南至華陰在陝西之華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門山又東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於大伾爲大名府濬縣臨河之山北過洺水爲眞定冀州北枯降渠至於大陸屬中山郡今眞定邢趙深三州之地北分其勢播爲九河復同聚一處而爲逆河以入於海其故道皆在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庚

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甯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是爲禹之故道禹之載河高地以大海蓋自河陰始河陰以西之故道終古不失以東入海之故道後世一失而泛濫南下四出於冀豫兗徐之區其勢不可勝窮矣周定王五年河徙碯磳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在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大名清豐一帶延互千里武帝時溢平原屬德州徙頓邱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州界注鉅野卽大野屬濟甯州通淮泗盂河始與淮通尙未入淮也元帝時決館陶舊屬大名今屬臨清又決靈鳴犢口今高唐州舊屬清河郡成帝時決東郡金隄決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元宗時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今鄆城縣博之揚劉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邱泛於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卽今徐州入於淮自此爲河入淮之始眞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襄強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五

海南渡後河上流都郡爲金所據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南直壽亳蒙城懷遠之間元初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邱諸界其時專議疏塞而已自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以通運道而河遂與運相終始矣蓋至元以前河自爲河治之猶易至元以後河卽兼運治河必先保運故治之較難安山初河決白茅金隄等處瀕河郡邑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用都漕運使賈魯言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五月功成命翰林學士歐陽元製平河碑文並作河防記畧其法制工用爲世取法明洪武元年河決曹州雙河口二十五年河決原武會通河淤河自洪武中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故道遂淤至永樂時歲爲決徙修築隄防民困國弊至九年決益甚議濬黃河故道尙書宋禮加濬會通河用老人白英計改從南旺分水遏汶北合漳衛遇泗南入沂淮其北道魏家灣與土河相連開二小河以洩之有溝渠於衛東北岸通黃河可直至海豐者如舊其南道在南旺之北者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以免陸運之艱侍郎金純導河支流從汴城金龍口至塌場仍合會通河以入淮漕事定於是運必借黃欲通運不得不先治黃也正統十三年河決新城漫流山東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隄奪濟汶入海路以去諸水俱洩壞民廬無算景泰三年又大決沙灣近河地皆沒翰林侍講徐有貞承命以都御史往治之作制水之牘疏水之渠而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水遂不東衝沙灣更北出而濟漕渠之涸宏治三年決陽武河自原武中牟分流爲三其大者切近汴隄西北隅合沁河泛陽武封邱祥符陳留杞縣蘭陽儀封考城曹縣甯睢歸德虞夏碭蕭而下徐淮以入於海其次者橫流封邱之千家集決孫家口漫長垣曹濮鄆城陽穀壽張東昌至臨清下衛河延忠於德滄青縣靜海天津始入於海又其次者自中牟南下尉氏雖稍成川不通舟楫至其故道自汴城西南杏花營入渦河者則淤澱矣侍郎白昂治之河俟北徙去汴城三十里金龍決口自淤昂乃築北隄以防張秋之衝激衛諸郡之泛濫導南河自原武中牟下南頓至潁州由塗山達於鳳陽故道合淮以入海又於東平州戴家廟及德州之南一帶多鑿裏河每河口各建減水牘

以節運河之水盈則洩之海而東克德滄之患紓縮則蓄之河而漕艘商舶之行利隨河修隄二千餘里隨隄植柳百萬餘株又濬萊蕪諸泉二百八十餘以濟漕河南塞決口三十六疏月河十餘使由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復自魚臺歷德州吳橋修古河隄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宏治五年決張秋入漕河與汶水合僉都御史劉大夏治之謂宜疏治上流黃陵岡孫家渡工方興而復決張秋東隄百丈漕舟一經決口挽力數倍稍失手輒覆溺時訛言沸騰疑河不可治應復元海運大夏於西岸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次第以濟歲運不失及冬水落始爲塞決計乃親行相視潰決之源於孫家渡口開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糧道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爲築兩長隄感水南下由徐淮故道自武陵屬之碭沛凡三百六十里曰太行隄自金龍口起于家店及銅瓦箱東橋抵小宋渠凡百六十里曰新隄又以兩隄綿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爲漕患相地於舊決之南一里許爲減水埧以殺衝齧自春徂夏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罕

張秋之決塞賜名安平鎮九年考城縣境東來水勢徑衝賈魯河曹縣梁靖口水溢大隄遂於賈魯河東岸築小隄護之正德四年河決曹單八年復決黃陵岡嘉靖六年決曹單城武揚家口衝雞鳴臺阻運尤甚下廷臣議刑部尚書胡世甯疏言河自經汴以來新舊分疏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於淮今聞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當因故道而分疏之若運道則宜於昭陽湖東岸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之處另開新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二處舊河應止百四十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散漫之區是則所謂不與水爭地者七年復決徐沛漕渠不通詔舉才幹大臣治之衆推都御史盛應期奉命單車道親詣相度乃請疏趙皮寨以殺河勢導之亳泗歸宿以入淮別開昭陽湖左新渠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垂成誘興詔罷役奪職嘉靖十二年河決亳泗歸宿等處淤濟甯至徐沛數百里運道命劉天和督浚時議紛紜或謂別引黃河便或謂濬漕河便天和躬親相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淤一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又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淤二百七十餘里始至穀亭遂定計用浚河扒浚南旺淤淺以免盤剝築曹單長隄以防衝決植柳

株以護隄岸浚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牐以司蓄洩置順水
埧以束漫流運道暫復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雞岡經渦入淮
二洪大涸命侍郎王以旂督理以旂特言所資河者以濟運
也河今南徙第疏山東諸泉入之洪沛以南障之徐如會通
河制運卽通矣於是開李景高支河一北道引水出徐濟洪八
月而成三十一里決房村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爲十一
者二百五十餘里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北徙新集淤而爲陸
河南山東徐邳皆苦之四十四年河決以南京刑部尚書朱
衡僉都御史潘季馴協治之旣至舟行樹杪力無所施得鄒
縣章時鸞新渠規度遂開新渠舊渠之東湖曰昭陽河從西
來匯之其勢遂絕渠而左故舊渠不可復而新渠在湖之東
河卽橫決得湖而止乃決策往廬於河畔撫循十萬衆與同
甘苦明年新渠成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疏舊渠留城至境
山五十三里隆慶元年開廣秦溝以通運道先是河決沛縣
議者欲復古道從事於新集郭賈樓諸處上源衡言上源之
議可罷惟廣開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長隄以防奔潰乃鑿
舊渠深廣之爲牐八減水牐二十埧十二隄三萬五千二百
八十丈石隄三十里早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望

盡通是名夏鎮河於是河專由秦溝入洪夏五月山水驟漲
冲坍薛河石埧議復譚然給諫吳時來言舊河不必議惟新
河所受上源山水宜疏濬仍詔衡區處遂經理挑築薛河沙
河各支河隄埧以資蓄洩運道俱由新河矣隆慶三年河水
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埧出海平
地水深丈餘實應湖隄崩壞山東莒郟諸處水溢從沂河直
河入邳州山東巡撫洪朝選疏言黃河出口之處必多然後
可容其萬里遠來之勢請開支河以爲宣洩利導之方四年
河決邳州自睢甯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溺死
漕卒千人失米二十萬石總督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
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在徐邳故先欲開加口河以遠河勢
開蕭縣河以殺河流詔令大立躬自相度條其利害以聞復
上疏言治邳河閼阻之策有三一開加河一就新衝一復古
道五年河決雙溝南北十一口枝流旣散幹流遂微乃淤自
匙頭灣八十里而南變又極矣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曲
頭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遂欲棄黃
河運而紛紛及於膠河海運乃復起潘季馴開匙頭灣塞十
二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漕舟壞被劾去六年河

決邳州運道阻朱衡於茶城南北築兩隄以防河水之出入北隄自磨臍溝迄邳州之直河南隄自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十里運艘束於河流設軍民守之河流乃安萬歷元年黃河水平先是運道多梗戶科賈三近小試海運至山東卽墨縣福島異常風雨壞糧船七隻哨船三隻漂沒糧米五千石淹死運丁五名隨罷海運重行河運二年黃河沙淤海口決房村傅希聲議開淤河不果行三年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從高家堰東決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里總漕吳桂芳上言淮揚共潦萬民號泣蓋由濱海淤港歲久道堙入海惟恃雲梯一運至海擁橫流盡成泥溢鹽安高寶遂不可收拾矣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請另設一官專疏海道講求捷徑如草灣及老黃河皆趨海不必專事雲梯爲便又上言今日之河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兩者爲病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水隨躡其後清口塞而堰內皆住址陸地其洩不及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並聚矣塞高堰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之水也又高堰塞黃浦上游則黃浦之工自易黃浦既塞則興寶鹽城田地盡出自茲兩河橫流涓滴皆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聖

由正道千里之內民業可安海口河身日見深刷亦可免壅潰之患矣六年復起潘季馴時高堰崔鎮決口猶然未塞運道梗阻議者謂諸決口當勿塞別開支河殺水而浚海口以通之季馴則謂海口潮汐往來隨浚隨淤惟導河以歸之海則導河卽以浚海而導河未易以人力惟慎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卽以導河也若令河決上流固宜用疏今下流之決但欲其疾赴海而害祛豈必疏哉於是築隄堰自徐抵淮六百餘里南北兩隄淮水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海二口不浚得通十五年命常居敬踏勘黃河時河漫流開封封邱縣及東明長垣等處禮科王士性言宜復故道居敬謂故道難復議開柴家營支河尋諸決口皆塞而淤者復疏十六年復起潘季馴督理河道十九年泗水淮決起高於城溺人無算季馴上言人欲棄舊爲新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其勢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雨水漲久當自消季馴三仕三已一以求故道隄束水借水衝沙爲主是年有條議河道疏一放水淤平內地一接築遙隄一增支渠大隄一增砌石隄一浚河避湖諸事并於運道民生有利二十年泗水爲患總河楊一魁疏言分黃導淮明年開桃源

黃埧新河自黃家嘴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闢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河橋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調減水石壩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壩洩淮水一由岔河下涇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二十五年河大決單縣之黃壩口溢於夏邑永城經宿之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二洪告涸楊一魁大挑李吉口以挽黃流謂黃壩口深淵難塞議浚小浮橋築小河口功成東運利尋久旱運河涸而河又決義安東壩一魁乃議浚黃壩口及上歸灣活嘴以受黃水救小浮橋壩上之涸因繪河圖上言小浮橋股引之水李吉口未斷之流已足濟運以汶泗沂兗之水建屆節宣運道自裕何必殫力決塞以回全河而用之哉三十年於黃家口掘衝魚單豐沛三十一年特用李化龍徧行淮徐鳳泗間得前所開淤河遺跡喟然嘆遂專力浚成之於是運艘通行昔稱過洪今稱過淮爲出險矣按開加之議始自隆慶年間中丞翁大立萬曆二年中丞傅希塾建議詳明未得允行二十年中丞舒應龍於韓家莊引湖水注之加始成厥緒二十六年中丞劉東昇鑿侯家灣梁城通加口遂可行舟然總未能通達至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聖

是始共贊成出奇道以避至險迄今運道無阻開加之功蓋亦偉哉然東南之漕自清江浦出口由清河溯桃源經宿遷從董溝口入駱馬湖而抵加河尙有一百八十里假道於黃河雖河伯安瀾不受其害不可謂非黃與運究相終始也天啟六年總河李從心以運舟過宿遷淺劉口磨兒莊等處一船挽拽夫以百計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爭衡篋纜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急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後壓千艘等待乃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瑤溝止另挑一河計程六十七里運船改從陳口諸溜遠避公私幫拽之費遂省漂蕩磕撞之虞亦遂以杜崇禎八年駱馬湖淤加河運道中阻總河劉榮嗣自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之通運計二百餘里費五十萬其鑿處皆河故道尺許下皆沙挑掘成河沙落河坎數四引黃注之沙隨水下爲淺爲壘明年漕至駱馬湖之淤適平仍專行加河榮嗣被逮然駱馬湖問淤此河亦可行舟其功不容盡泯國朝順治七年荆隆朱源寨口決直趨沙灣運隄衝潰挾汶水由鹽河東奔入海順治八年總河楊方興塞之順治九年大王廟口決沙灣復潰衝斷運道

方興修築隄岸又自西岸湖邊起至八里廟河邊止開引河一道長五百丈至順治十三年工始告成蓋張秋爲黃河下流其決於明世者正統十三年徐有貞治之宏治五年劉大夏治之皆費極浩繁工極艱難防禦之法周矣然至是三歲再見不重可慮哉總之漕運一河加河以南之勢自不得不借黃以達淮而牯河以內苟一近黃未有不受害者故避之務遼防之務至即使黃流水大不得已爲減水之策亦止疏之於南不敢逼之於北矣李相治河議今日之爲患者淮也而今日之所由致患使不可得治者黃也前古黃未入淮則淮自獨出歸墟清流無壅若禹貢所載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者卽今雲梯關諸套等處原淮瀆水之門戶也清水無沙可淤故常深闊通流與今長江入海之門戶相等一自黃河分支南徙與淮水合流而雲梯關兼爲黃河之門戶矣以一口而兩大竄出其中昔人深懼黃強而淮弱恐黃之沙停而卽以累淮故於淮之旁多設關欄務使涓滴不漏盡淮之全勢悉力以出於雲梯諸套之間則庶幾清能刷濁黃安而淮亦安又其所慮者地勢自西北而東南則層累而愈下自東南而西北則層累而愈高由東南而仰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蜀

視孟山湖洪澤湖等處則如踞巔頂由西北而俯視輿化鹽城五州縣則如墜淵谷若不就勢約束入黃歸海而放之內蝕平壤則建瓴而下五州縣之民田民居必盡付波臣而人民必盡爲魚鼈此尤其不可不急爲關欄者計地勢之層累凡有三等故昔人所設爲關欄之限凡有三重其一孟山湖所受白鹿小河諸水其地勢高於淮水洪澤數倍者也則於此築爲歸仁隄六十里石工大埧以禦之使孟山湖諸水悉由白洋河鎮之東溝西溝以入於黃而涓滴不使東侵以助淮此其爲最大關欄者一至洪澤湖所受全淮與汝潁諸湖之水其地勢又高於運河與贛社寶應諸湖數倍者也則於此築爲高堰程埧等二百里石大埧以禦之使洪澤全淮悉由張福口清河口以入於黃而涓滴不使東侵以犯運河此其爲大關欄者三至運河暨贛社寶應界首諸湖并天長六合桐城汭澗各高阜所來之水其地勢又高於興鹽五州縣數倍者也則於此設爲漕隄三百里以禦之使各水悉由瓜儀廂芒稻河以入於江而不使東侵興鹽高泰以害民田此其爲大關欄者三關既設周防完密五州縣旣已不受湖淮大水之流灌則又恐本境霖潦停汙爲害姑開斗龍石

礎等以洩之此又海口之所由設也然霖潦時有時無故海口猶在可緩可急而保障大勢則惟以歸仁高堰漕隄爲要澤之水而運河乃安有漕隄以防運河與諸湖各高阜所來之水而五州縣民田民居乃安此皆缺一不可者也然謂今日止堅築歸仁高堰漕隄三者而已則又非也從來治水者必先使水有所歸惟有所歸則大勢得洩而後乃設隄以禦之若無所歸而徒以隄障爲事則潰必甚而害必深賈讓之所謂兇啼而塞其口崇伯鯀之堙洪水而方命圯族者是也惟昔人三設關欄之說原非謂孟山湖所受千谿萬壑之水止恃歸仁隄遂可以強爭蓋必有東溝西溝以洩之其大勢不激而歸仁乃得以爲功非謂長淮洪澤之水止恃高堰翟垵等遂可以強爭蓋必有張福口清河以洩之其大勢不激而高堰翟垵等乃得以相守非謂運河連諸湖及各高阜所來之水止恃漕隄遂可以強爭蓋必有瓜儀牯芒稻河以洩之其大勢不激而漕隄乃足以相衛是則開東西二溝濬張福清河二口疏瓜儀芒稻河爲尤要矣雖然瓜儀芒稻入江者也今江故安流無恙但疏其所由入江者而流已達

且運河諸水不及孟山洪澤十分之二而江實足以容之此可以無庸議若夫東溝西溝張福清口則皆其入黃者也又皆千里來源滔天巨浸非運河比也方將引此滔天之勢望其專注而息肩於黃乃黃則先自淤沙墊滿平衍無路縱令四口深挑而水將安往乎豈反能由下就高仰面逆流而出於黃乎故莫若先濬黃河若書傳所載開沙輦混江軸百節帚之類有圖有式有度有程斷非虛妄果不恤其費之多不厭其時之久猛力以求必濟必有填淤不可去閉塞不可通者今運河明知其淺於濬矣運河濬則不必加隄而水常足能濬則運河乃不嫌於濬矣運河濬則不必加隄而水常足以濟運矣然則以濬黃河爲治高堰漕口以救民生之策亦必以濬黃河爲治運之策若夫聚水沖沙聽其自刷此又有天意焉非予所敢知也楊景漣徙河論天下之害莫先於河今治河者又引淮以刷河是助河爲害已夫河力而善走不可以隄防之固疆力制也以大禹之神靈而不能無載之高地曬二渠播九河夫豈不重民恐土惡流濁將羨溢而爲敗也河起大荒之西盤屈萬山併包萬川勢高仰而多湍漚一瀉而經萬里泥土沙石與之俱下而不見其停穢之迹其

澱淤不可驟滌也其決不可驟塞也以春冬觀其少水遲貯帖伏不足爲異而間或洶湧騰沸搖心眩目不可紀極夫南方之水有江沱漢漾焉其谿谷之會霖潦之積猶然河也北方之水有漳潞清濟焉其谿谷之會霖潦之積亦猶然河也近夏暑溼水維弛緩霖雨暴作浸濤怒生殃禍多見方其盛時震動天地侵薄陰陽高下失紀害亦弗細矣然近或旬日遠亦不逾期月固已障其逆流洗其積汗循矣潰然道而無有後災惟河則不然真天下之大害也書契所載崩潰決溢不可勝數自能爲害而又益之以下害所謂助之害已異時河之未南也有梁山以舒其湍激有秦堽以受其宣洩淮乃在南方千里而遙耳而又有高山大陵之限然漢武元光三年河決酸棗其後又決瓠子於時天下至富也天子至雄武也朝廷左右至幹畧也然勞數萬之卒動數年之役猶不能止自是關東四種不樹六擾不蓄桑土不蠶捕魚結縷以接衣食垂二十年天子閱焉身自臨決湛壁與馬以命河靈築宮宣房而瓠子之歌作矣於是惴惴獨有一河耳曾未益之以淮而害已至此矣又况使河有淮使淮有河無梁山以舒之無秦堽以受之其爲害也必多矣諺曰拒虎進狼今以淮刷河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吳

將不蓄淮之全办則小嬰夫弱禦疆是猶驅犬羊而搏虎狼也至則靡已若必蓄淮之全力以敵河則大小并彊弱俱是猶以虎拒狼以狼拒虎也而交關之患又甚南決則灌二三十縣北決則灌四五十縣非故欲之勢將不免耳故河者一之於淮則兩失之矣不一之於淮則兩得之矣不習河之利害者皆以爲河能利漕其實不然昔者唐都冀州左碣石右壺口前析城砥柱而三臨於河貢匪納錫輸將之所湊也故禹貢於九州皆言達河漢李唐則皆都關中漢水獨山東唐食江淮嶠兩之險黔巫之阻在焉所道甚艱而少水獨以渭漕河也然其時以河漕者獨有一陝西路耳若夫浙東西荆河南北江淮南北則別以汴漕京東京則別以五丈渠漕故雖濱河而亦不專恃夫河今 國家之都順天蓋循元人之蹟而因明人之功通漕之渠三千餘里自大江至江都匯澤通陂奄有諸湖是迺南河至山陽絕淮因有渦汴至睢有東西加以避呂梁是迺中河至滕有南沙至於浦北迺會至滋陽有沂至濟甯有沈與泗至汶上有大小汶而堰之迺注南旺要領之間其至臨清者潢然而受漳衛之委是迺北河至交

河有滹沱至武清有白衛之會至倉場有桑乾又有北沙與
榆河於其間直寄假耳闌入焉潰卽涸矣烏在乎其有利於
漕也夫河淮之間淮揚與徐與邳天下之腰也通天下之漕
而天下之吭也腰不可斷吭不可扼昔者元至正中河大敗
壞因濬之以丁男百姓苦其勞而畔之鹽亭市僧攘臂而斷
江淮之道以朝廷之威乞之以服饌猶不能得也故河防之
志屢成而大都健兒已脫甲臥戈以僱仆於路而國繼所謂
易日喪羊于易元之亡也難首於紅巾而禍基於黃陵所謂
斷腰扼吭者也我制府鎮國將軍蒞鎮之歲江淮之民劫未
篡粟辱守吏毀公廨有聞矣此其去元之季世未有以相遠
者也而竟無大憂何也國家威力有以制之其府庫廩庾
之積又有以絡之山林草澤莫不曉然知夫如是之擔夫販
豎市傭咄隸驚村下人之不可以有校也迺屏心以聽不然
事急矣能無變乎故河菑未涸國家未可得安處也夫河者
一之於淮則兩失之不一之於淮則兩得之者也莫如徙河
明人江良材曰古河盟津東北入海今衛自衛輝至於臨清
右轉達於天津此猶與古河鄰也獲嘉以西武陟以東絕其
封可使通衛夫行江氏之言有數利焉寬淮流空湖陂厥土

江北運程

卷二十九

畢

塗泥以時作又臭草蔓蕪俱爲稷稗農田之利也行水潦安
水藏湊潤蒸溼不侵於肌膚無疾厲天札之憂生齒之利也
修其水政通溝漕固隄梁我疆我理禦暴客而限戎馬守堦
之利也積全勢蓄全氣於幽薊之區湯池千步壯我帝畿
設險而守兼其富而兼其邇雖遷臨清以避之功費相掩矣
此又形勝之利也國家一舉而奠天下之兩大瀆使各行
其道而不相干去大害就大
利其與引淮刷河相去遠矣

江北運程卷二十九終

